翠袖乾坤
伍淑賢

貪慕虛榮

病後大休，有的是時間，在Youtube看了很多好笑的五六十年代港產粵語片，如《一對好冤家》、《十月芥菜》、《街市皇后》、《歡喜冤家》、《如花美眷》、《頭獎馬票》、《電梯女郎》和《受薪姑爺》等，大多是林鳳、胡楓主演的，也有張瑛配歐嘉慧、張瑛材配南紅、謝賢或呂奇配嘉玲，最特別的是在深宵電影較少見的紅伶鄺山笑，在《十月芥菜》演個為追女仔而冒充僕人的搞笑富家子。

《十月芥菜》、《街市皇后》和《歡喜冤家》的「橋」都差不多，就是富家子為了找個愛其人而非愛其錢、不「貪慕虛榮」的女子而扮窮人，笑料百出。片中的女主角，又總是個討厭游手好閒「二世祖」的，要求未來丈夫即使要發達，也必須白手興家。

要女人不愛錢，千金小姐固然很難，只好朝草根裡尋芳。但富家子如何得接近心儀的賣菜妹、別家女傭或幼兒園教師呢？只好扮鬼扮馬，全職扮伙頭、雜役、小職員，借頭借路去親近，培養感情，大搞錯摸笑料。

整個黑白粵語片時代，「貪慕虛榮」似乎是女人的頂級罪惡，而光靠父蔭、沒志氣、不踏實工作則是男人的死罪。總之就是：好高騖遠，沒好結果。女人即使誤墮風塵，如果是逼於生活而非出於「貪慕虛榮」的，仍有得救，最終也會有好報。為改善自己生活自甘當舞女的，就萬劫不復了。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道德標準是否真的這樣，不得而知。但矛盾的是，女主角一發現了心上人是有錢仔之後，鮮有因其有錢而拒婚的，頂多只是撒撒嬌，罵罵男生為何騙她，但男生只要認句錯，便馬上結婚大團圓。二世祖是不好，但嫁（或娶）個有錢人總是好的，至於誠不誠實這「核心價值」，以後還會不會再狠騙自己，則認句錯就搞掂了，多麼可愛簡單的世界！這些電影的好笑，部分是來自對金錢的曖昧：既要誨人不可虛浮，又掩不住藉對婚姻向上流的喜孜孜，看得人精神振奮。

海闊天空
蘇狄嘉

活的展覽品

豐島美術館沒有館藏品，因為它本身就是要展示的作品，而且是一個「活」的展品。豐島美術館是由普立茲建築得主之一的西澤立衛與藝術家內藤禮合作完成，改建早期居民已休耕的梯田，以清水模打造出水滴的形狀，混凝土的建築物大小為四十乘六十公尺，最高處只有四點五公尺的空間，裡頭沒有一根柱子，只在兩端的空中開了兩個天井，讓自然與作品直接接觸，讓周圍的風、聲音、光與空氣直接進入，隨着四季展現「泉」的概念。

混凝土的地面上，有無數個大小約零點五公分的小洞，不定時的湧出水珠，受到地心引力，水珠由四面八方匯集到中央，有時會集結成大水珠，有時則是一串水流，就這樣呈現千變萬化「泉」的姿態！

據說每天早上工作人員會將美術館的地面擦乾淨，接着打開壓力開關，慢慢的就會讓來自瀨戶內海的地下水，滲透到美術館當中，接着就是一整天的小水池形成記，到了晚上再將水送回瀨戶內海中，至於完美成型的水珠，則是因為清水模的混凝土上塗有防水劑料，才會完全不留水漬！至於天雨天晴，都不影響美術館的開業，所以即便大風大雨，天井也不會關閉，就讓雨水加入，協力形成當天的水池。

豐島美術館不愧是個日日皆不同，「活」的展覽品。

參觀者就在偌大的展館裡，或坐、或站、或躺，欣賞着這裡的各種變化，目不轉睛地、比手畫腳地，從不解、訝異到會心一笑，靜靜地欣賞藝術家的巧思，以及內心湧現的那份滿足與驚喜。

■豐島美術館內景。 網上圖片

楊國雄的報業研究

琴台客聚
黃仲鳴

寫這篇文章時，偶遇一位博士生，他說：「研究香港報業史者，寥寥無幾人，除李谷城外，知你是這方面的行家，願聆教益。」這番話實在使我慚愧，雖在大學授香港新聞史，但述多而著少，怎能算是「行家」？我答：「錯了，還有一位大行家，你應該向他請教，那就是楊國雄。」

不錯，在結識楊國雄前，已於八十年代在《廣角鏡》和《香港文學》上，看過他寫的報紙和期刊論述了。後來，他將這系列文章輯進一書：《香港身世文字本拼圖》（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二〇〇九年），着實使人目為之張，識見大開。尤其是《香港報業史上的珍貴特刊——〈華字日報〉七十周年紀念刊》、《〈循環日報〉六十周年紀念特刊》、《鄭貫公首創粵語報紙——〈有所謂報〉》、《香港第一家晚報——〈香江晚報〉》等，都是據第一手資料寫成，也是我授新聞史時的教材。

楊國雄這書只為「香港身世」拼圖，專注報業史的拼圖，我期盼已久。踏入二十一世紀，即聞他開始這方面的撰述，着實使我興奮。他果真坐言起行，先後於《百家文學雜誌》、《文學評論》接連擲出佳作，寫了戰前八位報人，和七篇戰前報人和報紙的研究，都是鮮為人知的力作，足見他在報海勾沉的苦心和功力。讀之，真有要寫香港報業史者，楊國雄實為第一人之感。

楊國雄曾任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館長，在收集報業史料方面不遺餘力。八〇年代初，該館購買了吳灝陵整批藏書，尤其是戰前的報刊資料，特別是大量報紙的創刊號和一些報社出版的特刊，十分齊備。據他在《吳灝陵的香港報業史料》中所說，「內容的接觸面甚為廣闊，諸如有關香港整體性的報業史、早期的報業史、日佔時期的報業史、各報的個別資料、報人、報界社團、報業的印刷和出版、新聞教育、新聞法例和檢查等。」此外，還有吳灝陵的筆記、剪報和期刊的文章。擁有這些資料和札記，吳灝陵曾有志於報業史的撰寫，亦已擬好大綱，可惜天不假年，壯志未酬。

楊國雄以退休之年，據之而孜孜不倦，寫下這一系列文章，吳灝陵亦可含笑九泉，終有人來完成他未竟之業。在《陳秋霖和〈香港新聞報〉的報變》中，楊國雄注釋有云：「庖丁：《香港報界趣拾》（剪報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出處未詳，吳灝陵舊藏），又吳灝陵：《記香港新聞報》（剪報一九三一，出處未詳，吳灝陵舊藏）。」

在《革命暴徒報人夏重民和〈香港晨報〉》中亦有此徵引：「吳灝陵：《記香江晨報》，（一九三一年剪報），見着者剪輯舊作《報業論文集2》。」

近水樓台先得月，楊國雄充分利用了吳灝陵所藏資料，但坊間當無從一睹，怪不得他希望「孔安道紀念圖書館可以調配足夠的資源，從促將這些資料整理妥當，使有志研究香港報業史者，得以利用吳氏歷年盡心盡力所收集的史料。」筆者亦翹首以望焉。

■本書輯有楊國雄的報業研究。作者提供圖片

百家廊
施蕎生

台北地鐵的「人性化」

仔細看台北的地鐵路網圖，彷彿像一頭任勞任怨的駱駝，頭朝右，前腳着地，後面三條腿有力地支撐着。駝峰上有向上和朝左延伸的線網。是啊，不要看台北市人口近300萬，地鐵線網總長度100公里，但至今年3月，台北捷運運量，每日平均達175.3萬人次。況且，台北市的地鐵與公交、「市民小巴」、出租車等地面公共交通，已經實現十分方便的換乘對接。近日，在台北市雖然乘地鐵只有2天的見聞，但其鮮明的「人性化」服務，給我留下難忘的深刻印象。

我是乘飛機到達位於台北市中心的松山機場。下榻旅館是位於台北北面的翡翠湖度假飯店。在機場大廳的旅遊諮詢服務處，接待人員熱情地從電腦中幫我查詢到乘地鐵換大巴到飯店的路線圖。想不到，跨出機場出口，迎面的左邊幾步路就是標有台北捷運的地鐵站。我一時好像換了空間，是從上海火車站出來走向不遠處的一號線地鐵站。台北的機場換乘地鐵，竟然比上海乘火車轉換地鐵還要方便！

我花25元新台幣購票，去忠孝復興地鐵站再換藍色線到台北車站。台北的地鐵與上海一樣，不同線路是按不同顏色標明。票價也差不多。當然，如按人均收入比，就有一些差距了。上海的地鐵出入口是分開的。我們從站點進去往往要繞一圈子才能走進入口處。而台北的地鐵裡每個出入口都是在一起的。無論從哪個口進去，都能就近方便乘車。已經是晚上6點左右，台北地鐵也迎來乘車高峰。車站月台內摩肩接踵，但十分安靜。大家有序地在排隊候車。到達忠孝復興換乘站，大廳內有執勤的兩名服務人員站在那裡，隨時等候乘客的詢問服務。地鐵車站內的牆壁廣告，很多是公益性，罕見商業廣告。文明乘車和應急逃生類的廣告比較突出，內容十分明瞭。

在離開台北的那天，我從市區位於南京東路上的台北飯店出發，在附近的松江南京車站乘地鐵到總統府和228和平公園觀光遊覽。隔夜，也是乘地鐵去台北市政府、101大樓和誠品書店等觀景。這次，是有心觀察了台北的地鐵運營服務情況。攜帶自行車可以乘地鐵，單程票要80元新台幣。坐輪椅的殘疾人獨自乘地鐵比上海多，時有車站服務員會幫助推輪椅。車廂內的座椅擺設並不是千篇一律。我晚上回來坐的那節車廂座椅很少，兩旁是可以靠立的簡易鋼管。估計或是專門給攜帶自行車乘客用的。

上午到達台大醫院的地鐵站，驚喜發現站台上有一個創意別致、充滿浪漫情趣的實用雕塑座椅。一對情侶正親密地依偎在椅上，見我要拍照，很「配合」地離開。我一看，原來是兩手緊握的造型，平攤着的雙手正好構成一個椅凳，兩個大拇指相扣，恰好形成一個椅背，構思奇妙，立意深遠。可以說，既象徵着愛情和友誼，也喻示着台灣和大陸的兩岸情愫。離這幾步遠，面對電動扶梯，更是一個十分精美的立體雕塑，透露着陽剛之氣和柔和至美。雖然，上海的地鐵站點要遠比台北的多，台北只有90多個。但像這樣的藝術雕塑能擺放在地鐵站台內，還不多見。

給我心靈顫動的，至今還久久迴盪在腦際的，更是台大醫院地鐵站內外的標識圖。在出口處內的「台大醫院站位置圖及轉乘資訊」，告知的信息要素，要比起上海的更詳細清楚得多。還有一張周邊換車公交線路的末班車時間圖，清楚地標明：本地鐵站通往「淡水」和「新店」兩個不同方向的首班車和末班車的時間段。下面有將近10條公交線路的末班車時間，以方便乘客換乘的選擇。

我走出站點來到仁愛路的這邊。發現這裡的標識比起上海來更是新鮮。台大醫院出口處上來，是一個寬大的平台。（上海的往往小得多，且只有一個出口。）右邊可走到228和平公園，左邊走到仁愛路。靠近自動扶梯的左邊牆柱上，掛着一塊「本站電梯位置圖」，特別方便殘疾人乘車。乘自動扶梯上來的乘客，迎面就可看見靠對面牆壁立着一塊鮮明的指示牌。上面清楚地標明：右邊箭頭的是二二八紀念公園、懷寧街；左邊箭頭的是公園路、凱達格蘭大道。走到馬路上，發現路燈柱上還掛着一塊前方是「總統府」的指示牌。

一個還不是樞紐的台大醫院站，其內外標識圖竟然做到這樣的精緻，我不由得十分驚嘆。上海地鐵站點周邊現正在抓市容環境治理。我有次問一個地鐵執勤人員：地鐵出口站外面的標識，為甚麼一塊也沒有？他茫然地答：地鐵內不是有了嗎？！

上海最近正在強調城市管理要注重精細化。而精細化的內核，還是處處為市民方便着想的「人性化」理念。離開人性化，再依靠信息技術的精細，也是緣木求魚。

■車廂寬敞，設有簡易靠位。 作者提供圖片

■台大醫院站站台的雕塑座椅，造型別致。 作者提供圖片

思旋天地
思 旋

簡政放權

人稱全球貨幣戰一觸即發？其實，在我看來貨幣戰已因美、日、歐狂印鈔票，多個國家減息之行動而拉開戰幔了。唯獨我國中央銀行卻獨行獨斷，不但沒有開動印鈔機，且也沒有放鬆銀根。人民幣被迫不貶反升。如此一來，出口競爭優勢減弱，政府要靠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似乎動力不足。蛇年中國經濟確有放緩之危，雖這也可說是中央有此意，經濟不斷下滑有可能並非隨長官意志所能任意控制上落的。要有居安思危的考量應變。

實事求是，務實的李克強總理論簡政放權十分到家。他坦言政府直要靠市場機制。他力促放權，把該管的事情管好。要以簡政放權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李總理認為民間投資潛力大，外商投資也有潛力。李總理新思維無疑受到讚賞。

然而，事實歸於事實。要以簡政放權推動經濟轉型在中國現今仍以「政策為主導」的體制，單純市場主導而無政策配合是不可能成功的。就以內地股民所認知，中國股市是典型政策市，誰若洞悉先機，哪個板塊將受國策恩惠而先下手入市的話，誰必然會是贏家。其實，內地各級官員都清楚有所謂「玻璃門」、「彈簧門」的問題，民資確存在「有錢無處投，想進又進不去」的困難存在。從前，有企業要上項目，大大話話要蓋百個章，而今，雖有改進，仍要經過三數十個衙門如此遊花園一年半載。民資和外資在內地常有與國企相較「不平等競爭」之嘆。尤其是大型項目包括資源與基建等，除國企外，餘者只能望門興嘆矣！事實上，大型項目涉及資金不少，融資是個大問題，當下，民資雖熟悉國情市況，但卻因實際障礙重重，大小企業家在觀望者居多。當局當務之急簡政放權是對的，要實際落實，關鍵最重要是放鬆貨幣政策，積極扶持中小民資融資找生路。

淑梅足跡
車淑梅

轉苦為樂 慈悲為懷

五月第二個星期日是母親節，在台灣也是佛誕節和全球慈濟日，三節合一喜氣洋洋。五月開始當地學校已開始舉行不同慶典，小學生甚至為家長在校園內沐足洗腳，現場有很多平日肩負起照顧孫兒的祖父母脫鞋享受。小孩子落力對家中老人作出回報。實在慈濟正正推行「養老院在每個家」的概念。

慈濟基金會由創辦人證嚴法師在六六年成立，是少有不止個人念佛修行，還主動出擊去服務大眾的佛教團體。當年上人在花蓮帶領卅位家庭主婦為鄰里社區做好事，大家非常投入。某天，師公印順法師提出徒兒證嚴到外面某寺廟當住持，眾人不捨，上人提議以竹筒作撲滿，每人每天投入五毛錢，如果達到某一金額便可創立基金會。

有問為何不爽快每月十五塊錢？上人開示，每日將錢幣放進竹筒就起一次善念，比一月一次更好。文盲主婦以善心克服一切困難，凡貧民借錢，他們會在紀錄冊上畫公仔，麵檔老闆，畫上一碗麵；農夫，畫上鋤頭，非常聰明。

上人說過如果那卅位是博士，可能沒有今天的成績，因為知識分子會理性地分析推斷每事的成功率，可能沒有主婦們勇往直前的精神，正是「忙人無是非，閒人無樂趣」，證嚴法師主張「教富濟貧」，慈濟基金會已發展至擁有醫院，小、中、大學，電視台和各項國際賑災，環保教育等組織。

為佛教為眾生，佛教界另一位令人五體投地的一行禪師最近親臨香港舉行公開講座，這是佛家弟子的喜事。一行禪師高齡八十七卻非常活躍，他畢生致力推動非暴力、和平運動。

這位非凡智者以一支筆對抗戰火，著下了無數佛學論著、詩集、小說等等，翻譯過卅多種不同文字，六九年更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一行禪師開示：一朵花凋謝了，我們不會哭，我們知道它是「無常」，如果我們知道事物是無常的，就會珍惜它；我們知道所愛的人也具無常性，就會盡最大努力使他們活得幸福。無常不是消極的。這種「轉苦為樂」的念力真要多多學習，本月廿七日一行禪師與九十人僧團舉行系列「正念」活動公開講座，請勿錯過。

生活語絲
吳康民

五一假日記事

五一節假日，由小兒子駕車偕同他一家到山頂作半日遊。

山頂已經十幾年沒有上去過了。過去曾經自己駕車前往，亦曾經乘纜車或巴士前往。也曾在山頂步行徑跑了一周，曾經由山頂步行下山，到香港仔進餐。多次的山頂遊，飽覽山頂風光，俯望港島景色，吸取新鮮空氣，步行鍛煉身體。今已垂垂老矣，此情不再，再遊山頂，懷舊而已。

可惜當天天氣惡劣，微雨頻頻，天色陰霾。到了山頂，根本不可能俯觀景色，連在露天散步也不行，只能在室內躑躅，一如在市區逛商場一樣。

當日在山頂所見，大部分遊客是兩類人，一是內地遊客，二是休假外傭。在商場走了一圈，無甚看頭，不少小人，於是提議不如到香港食肆又坐滿了人，於是提議不如到香港仔去進食午餐，因為小孫子也叫餓了。

到了香港仔，找停車場停車不易，許多停車場的規模較小，假期大多滿座。最後找到一個多層的小停車場，其車道的狹窄，隨時可能使來往車輛相撞。如果是我早年的駕車水平，可能過不了這個停車場的關。好在小兒子的駕車技術高明，直闖七層樓以上的天台，才找到一個停車位。

過了停車關，還要去闖酒樓的「找位關」。果然，到了一家著名連鎖店的酒樓大廳，排隊等位的人龍已排到樓梯旁，這時已經下午茶時分，人龍不減，等位是無望了。於是轉到對面的另一家不著名的酒樓，侍應說，如果願意「搭枱」，可以有位子。對此還有什麼選擇，只好就範。

搭枱這回事，已經多年未遇，過去也是只有少數低檔的酒樓才有的事。

這張搭枱的兩家人，剛好又是祖孫三代。我們這一家，我與老伴、兒子與媳婦和小孫子。對面一家，（照我估量）是一位老婆婆和兩個已婚的女兒，各攜一位外孫，一男一女。各有三代人，真巧！